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      (請勾選)
作品名稱	阿公的鐵牛車
<p>「鈴——鈴——鈴——」區間車的警示聲響起，車門緩緩關上，望向窗外佝僂的身影，那雙道別的雙手，隨著火車的起步仍然不知所措的揮動著，車站牆上的鐘依舊老態龍鍾的走著，我的視線卻伴著窗上未乾的雨漬漸漸模糊了……</p> <p>列車順著鐵軌不疾不徐的晃著，映入眼簾的是窗外一望無垠的金黃稻穗，遠方是高低不齊並排的紅磚矮房，乘著風，這一幕幕窗外風景漸漸快了起來，而我也就這樣跟著掉入回憶漩渦。</p> <p>那是個承載童年純真的地方——我的雲林老家，兒時因為父母工作的關係，把我和哥哥姊姊交給鄉下的阿公阿嬤，阿公總會帶著我們四個小蘿蔔頭在三合院前的大埕玩耍撒野。每天早上雞鳴聲劃破寂靜的天際，紅通通的太陽才剛從地平線露臉，睡在大通舖的我們便迫不及待搖醒身旁的阿公阿嬤，準備開始一天的冒險；那時候的我們還不明白阿公阿嬤的勞累，滿心只想著玩樂，我們小小的腦袋瓜頂著大大的斗笠，好動的穿梭在三合院的長廊，催促著在廚房張羅早餐的阿嬤，深怕阿嬤稍稍一個怠慢，會浪費我們珍貴的玩樂時間。</p> <p>阿公沒有汽車，等到一切準備好後，阿公會慢慢從車棚中把鐵牛車牽出來，鐵牛車的車頭跟現在的摩托車很像，微微生鏽的把手雖然有些許歲月痕跡，不過吃一些柴油之後，就可以卯足全力「嘍——嘍——嘍——」威風的發動起來，屋內的我們每每聽到這熟悉的聲音，就會爭先恐後的衝出來，那時候看著阿公意氣風發坐在鐵牛車上的背影，就好似西部牛仔駕馬般帥氣，幻想著有朝一日也要像阿公一樣。鐵牛車車頭的後方有一個鉤子，可以鉤上要拖行的貨物，阿公有一個載物的大拖板，跟現在藍色小貨車後面的載物台很像，是一個四周木板圍繞的大平台，四個角落有小輪子支撐拖行；阿公發動車子後，會下車把這個大拖板鉤上，這時候我們總會跟在他身後，屁顛屁顛的走著，阿公會把要帶去田裡的鋤頭扛上車，而我們則有樣學樣的帶了很多家中法寶。等到一切收拾好後，我們會旋風似的快跑進屋內，趕著還在廚房忙進忙出的阿嬤快快上車，這時的阿嬤才會匆匆忙忙戴上自己織的包巾，一手拿著黑色畚斗，一手抓著斗笠，被我們幾個小孩拖出屋外。</p> <p>愛玩的我們喜歡搶著上車，三步併兩步的跑向鐵牛車，爬上那個鋪滿微微塵土的大拖板，這時的阿嬤會在旁邊喊著：「卡慢勒，小心一點，到時候摔下來不要來找我呼呼。」但阿嬤的雙手卻還是緊緊的跟在我們身後，深怕調皮的我們真的摔傷；等到我們都上車後，阿嬤才會慢慢抓著兩側的木板爬上來，再一一確認四周的護欄都安全鎖好。</p> <p>徐徐微風輕撫臉龐，鐵牛車緩緩的行駛著，我們跟著車的節奏晃出三合院，來到熱鬧小街上，鄉下的柑仔店很早營業，柑仔店的老奶奶遠遠看到我們時，總會熱情的揮揮手讓我們停下來，從冰箱中拿出幾瓶養樂多請我們喝，那酸酸甜甜的滑順，是記憶中童年的味道，長大後再喝到時更是格外酸甜，或許是因為再也回不去那個懷念的美好時光吧。車子慢慢繞過巷口的公車站牌，來到空曠的柏油路，早上的鄉間道路很少汽車，一路上我們輕輕哼唱著歌，偶爾會有大型砂石車從我們旁邊經過，那「咻——咻——」的風聲甚是刺</p>	

激，在砂石車旁邊鐵牛車顯得更為弱小，就好像要被風捲起，一陣塵土飛揚後，留下一片灰濛濛與隨風飄下的落葉。在快要到目的地的路上，有一個高低落差很大的坡，那是我們最愛的路段，這時阿公總會喊著：「準備好了嗎——要開始囉——」隨即換檔之後加速前進，到了坡頂之後，鐵牛車順著坡道慣性下滑，風夾雜塵土呼呼吹過髮梢，頭髮像觸電一樣爆炸凌亂，伴隨肚子搔癢的感覺全身酥麻，這短短的幾秒鐘如搭雲霄飛車般過癮，讓我們一邊咯咯大笑一邊翻滾，好不快樂啊！

鐵牛車晃啊晃，載著歡樂來到田裡，阿公阿嬤把鋤頭扛下車開始工作，而我們也進入遊戲天堂。我們一腳甩開鞋子，順著田埂奔跑，鬆鬆軟軟的土壤在腳下變得緊密，那濕濕冰冰的質地溫柔親吻我們的小腳丫，大自然的溫度在小小腳掌下化開。田埂遠處有個老舊幫浦，幫浦像一個全身骨頭快散掉的老人，壓下幫浦的把手時，它會發出嘎茲嘎茲聲，再嘩啦嘩啦湧出冰涼的地下水，我們抓起腳邊的泥土，雙手捧起沾了沾水，原本還有顆粒感的土壤瞬間變成一坨軟爛的泥巴，把這些泥巴像捏飯糰一樣扎實壓緊，這時它已成為富有殺傷力的泥巴球，在左右手掌間雜耍拋接，能量蓄勢待發後，就可以往哥哥姊姊攻擊，泥巴球接觸到身軀的剎那，爛泥四射噴濺，與身體牢牢融合，雖然看起來驚人，內心卻是沁人肌膚的舒爽。有時候阿公阿嬤農忙時，我們也會笨手笨腳的下田幫忙，矮小的身子根本舉不起那比我們大好幾倍的農具，最後往往只能以幫倒忙收尾，這時的阿公阿嬤不會生氣，只是笑笑的看著我們說：「囡仔要乖乖吃飯快快長大，以後就有力氣了。」並揮揮手要我們去旁邊繼續玩耍。

忙完一天收工之後，橘紅的夕陽已悄悄接近地平線，我們在鐵牛車上跟著夕陽回家，回家的路上會經過國小，我們常會吵著要進去玩，儘管阿公阿嬤已經忙了一天疲憊不堪，還是敵不過我們的苦苦哀求，寵溺的把鐵牛車開進國小，讓我們下去放電玩樂。我們就像是擁有滿格電量的小孩，在裡面追逐跑跳，又是拉單槓又是溜滑梯，最喜歡的莫過於是盪鞦韆，阿公會站在鞦韆後，用他那長滿繭的雙手推著我們，我愛在鞦韆上把頭往後仰，倒著看阿公大大的臉，整個世界就好像被他填滿，那是一種安心溫暖的感覺。我也愛在鞦韆上看天空，黃昏的天空格外清澈，有時候會有飛機從天空中劃過，就像蠟筆在藍色天空中作畫，隨著風，白色飛行機雲慢慢渲染蔚藍，最後化成浮雲緩緩散去，那瞬間所有煩惱也好像跟著這樣飄散，心，又回到那樣空曠清澈。

黑幕漸漸升起，傍晚的風輕佛臉龐，貪玩的我們卻不在乎，非得要玩到全身髒兮兮，在阿公阿嬤的催促下，才心不甘情不願的上車回家，一路上坐在鐵牛車後面，望著阿公搖晃的背影，靠在阿嬤身上，眼皮慢慢重了起來。朦朧中依稀記得被毯子包裹著，一雙大手小心翼翼把我們一個一個抱下車，輕輕的深怕吵醒我們，靠在那厚實的肩膀上內心格外踏實，就這樣進入夢鄉，等我們醒來後，會發現已經全身乾淨可以吃晚餐了。飽餐一頓後，我們四個小孩大字型躺在三合院前大埕的涼蓆，吵著阿嬤講「義賊——廖添丁」行俠仗義的故事，一邊聽著故事，一邊望著夜空中的星星，那時候的鄉下很安靜，路燈昏暗的照著，就好像全世界只剩下我們一樣，彼此緊密依靠，內心溫存流動著，慢慢的我們就這樣睡著，美好的一天又結束了。

長大後，我們各自回到都市讀書，還是會在過年過節回去看看阿公阿嬤，時光一年一年流逝，我們也已經從那個懵懂無知的小孩，變成看遍社會風華的少年。歲月無情的爬滿

阿公阿嬤龐大的臉龐，時間更是殘忍的將他們頭髮染白，鐵牛車也隨著阿公阿嬤老了之後愈來愈少出門；我們在都市坐慣汽車後，開始嫌棄鐵牛車的髒與不穩，卻忘了那曾是我們小時候最愛的天堂，載滿我們天真單純的童年回憶與阿公阿嬤無私的愛。再次坐上鐵牛車時，望著阿公微駝的背影，才發現原來阿公已經這麼老了，看著阿嬤蹣跚爬上鐵牛車的動作，我們就像以前阿嬤擔心我們摔著一樣擔心她，這時候的我們才明白，小時候那個自己有多無知不懂事，而阿公阿嬤的包容與疼愛竟是如此無邊無際。現在的我們坐在鐵牛車上雖然已經不用阿嬤扶著就能坐穩，但阿嬤卻因為長年耕作引發腰疾無法久坐；看著阿公阿嬤不再像以前一樣能大步大步的舉起鋤頭耕作，而是帶著幾乎被鋤頭拖著走的步伐緩緩前進，吃力的扛起再重重的放下，我深深的感受到時間的殘酷，卻束手無策。

幾天前，我又想起了那台沉在回憶深處的鐵牛車，懷著忐忑的心走進車棚，「嘆——嘆——」努力好一陣子，鐵牛車的發動聲終於斷斷續續傳入耳邊，我的淚水卻再也止不住地滑落，鐵牛車和阿公阿嬤一樣逃不過歲月的殺手鐮，而那個曾經只要玩玩泥巴盪盪鞦韆就好似擁有全世界的自己，好像也隨著時間的流逝，遺忘在某個角落；我們到了田裡不再興奮雀躍的想趕快跳下車玩樂，而只是感受到天氣的炎熱與塵土飛揚的空氣；我們不再因為小小的遊戲感到快樂，而是因為被弄髒的身體感到煩躁；我們長大成熟，卻再也回不去過往的純真了。

「鈴——鈴——鈴——」區間車的警示聲響起，車門緩緩開啟，望著窗外熟悉的景色，眼前的一切還是跟記憶中一樣令人安心，茫茫人海中我一眼就認出那個單薄的身影，就這樣靜靜地在遠方等著我，就像是在說不管我長再大，仍舊是那個長不大的孫子一樣，我高舉雙手激動地揮著，邁開步伐奔去，回頭一看，牆上的鐘依舊老態龍鍾的走著，而我卻淚濕了衣襟……